

文藝界的老朋友

昨天是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發表五周年，也是習仲勳先生誕辰紀念日，內地文藝界人士在微信等自媒體刊發圖文，回望習仲勳先生與文藝界的往事。

著名音樂劇製作人李盾先生回憶，習仲勳先生八十五歲生日當天，在原文化部副部長、著名作家周而復等陪同下，在深圳觀看了三寶作曲的中國首部音樂劇《白蛇傳》。看完該劇後，習老對主創們說：「用這種形式講述中國故事很好。」那時歐美音樂劇剛進入中國，中國原創音樂劇尚在探索階段，習老作為普通觀眾的肯定，給了開拓者極大信心。如今，音樂劇成為中國演出市場主力，湧現了不少好的原創作品，展現音樂劇演員風采的《聲入人心》節目火爆全國。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著名導演藍天野難忘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習仲勳、伍修權來人藝看他導演的新戲《吳王金戈越王劍》。演出後，習仲勳上台看望演員，連連說：「很好！這個戲很好！」習老同時接見了編劇白樺。習仲勳肯定此戲符合歷史真實，他

對編導說：「最重要的是保持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風格。現在有些戲搞得中不洋。但你們這個戲好！這麼大一個歷史戲，很簡練，很有氣魄！很有現實意義。」那時，白樺編劇的一部電影遭禁被批評，波及到了《吳王金戈越王劍》。習仲勳對此戲的肯定與支持，給了白樺和北京人藝莫大鼓舞，這部戲當年得以連演七十三場，受到觀眾好評。二〇一四年春天，北京人藝再次將此戲復排，盛演至今。

著名畫家劉海粟是中國美術教育先行者，他在貽背之年仍親自到校園鼓勵學子，習仲勳先生於一九八五年為其題寫「滄海一粟、壯麗一生」的八個字，被鐫刻在劉老創建的南京藝術學院校園，鼓勵着一代代莘莘學子。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在老舍的作品裏，《牛天賜傳》算不上一線，格局和深度都夠不到《四世同堂》和《茶館》的水準。這是老舍一九三四年在濟南教書時，應《論語》半月刊特約連載而寫的。按他自己說，既要顧到故事的連續，又須處處輕鬆招笑，所以等於「是向詩神伸手乞要小錢，不是創作」。

最近再讀時，被其中一個詞勾起了感觸——「鬧學生」。小說裏的人們造出了這個詞，「和鬧義和團，鬧鬼子，鬧大兵的鬧是一個字」。牛天賜們不務學業，天天在街頭打倒這個、打倒那個，辯論、奔跑，他們感到有趣、自傲，想像着自己的偉大，「這才是生命！不受家庭的束管，敢反抗，所談的是世界，國家，社會」，「老人們越瞪眼，他們越起勁」。

而最終，虛度揮霍的光陰，給牛天賜上了沉重一課。老舍的筆觸是溫情的，他給了牛天賜一個希望，在父親故交的幫助下，踏上了奔向遠方的火車。聯想到眼下時局，「鬧學生」三字真的讓人心痛。而且，會像牛天賜這樣好運氣又懂得迷途知返的人，太少了。

瓜園

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在父母家附近的小公園跑步時總會碰到形形色色的晨練老人。有的結伴快走，一邊點評菜場上豇豆八元一斤，吃不起還不好吃。有的牽着寵物，碰到「狗友」就停下來交流養狗秘笈及哪家寵物美容院更靠譜。打太極拳的一般不說話，不過這不妨礙他們做完後三三兩兩「扯老空」。還有兩個每天翻垃圾箱，收集硬紙板、塑料瓶、易拉罐，邇後心滿意足、昂首挺胸提着一串「戰利品」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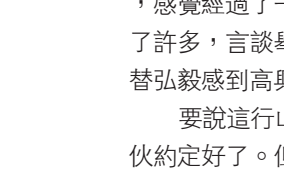
有個「獨行俠」老太，年過古稀，身材矮小，有點駝背，短髮雪白，來公園散步總背着隻黑白相間的漆皮坤包。走到花壇邊，她停下張望一下，打開包，拿出塑料袋、塑料盒，往裏放吃食。有時是顆粒狀的寵物口糧，有時卻是煮熟的小魚、小蝦，每次都擺放得整齊齊齊，乾乾淨淨。她是來餵貓的。

公園的幾隻野貓各有各的地盤。停車場那頭有隻油光水滑的狸貓，不怕橋下的一窩小狗，常不緊不慢地在路邊梳洗。停車場這頭的狸貓較小，瘦瘦的，尾巴很長。牠每天一大早就在樹下趴着，任何老太太經過，都會立刻迎上去，嗲聲嗲氣叫着，在老人腳邊繞來繞去。不過貓也不是每次都能「得逞」。餵貓老太看貓沒吃完，會對牠說：「還有那麼多，今天不給了。」還有個胖老太獨來獨往。碰到迎上來的狸貓，她會念叨兩句：「沒吃的，你要餓死了」。每天見到，她也跟我打招呼。某次要我猜她今年幾歲。我說：「六十多吧。」她得意地一笑，伸出右手比畫：「八十一了！」老人和孩子一樣，每增加一歲都是自己人生的極大成就。像小孩子一樣，他們總要再三強調自己幾歲，甚至精確到月份。全不像夾在中間的青年和中年，希望天下人只記得自己的生日，忘卻自己的年齡。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吾未見好書如好剎手者」

國慶長假，到上海旅遊。專程去了福州路，這是老牌書店聚集地，藝術書店、外文書店等一一逛遍，末了在上海舊書店買了《張駿祥電影劇本選》。這幾年逛書店越來越少，在書店買書更少，偶爾買一兩本，多為出版已久的舊書或未正式出版的資料集，概言之，網上買不到的書，才在書店買。書店已成網購「備胎」了。

業書店者也有覺悟，早已搞起多種經營，兼賣文創乃至文具，甚或以文具為主，書反成了副業。有的直接改稱「書吧」，買一杯咖啡，就可讀上半天。在以前，進了書店不買只看，好像聽「敲壁書」，縱不被驅逐，總自覺低人一等。現在端杯咖啡護體，卻可堂而皇之把書店當閱覽室了。書店不以售

書為最要緊之事，直觀地體現了網購的衝擊。

我的圖書網購史約有二十年了。當年盛極一時的「旌旗網上書店」早已被淡忘。二〇〇三年鬧「非典」時，「旌旗」圖書大清倉。我趁機買了一大批，客服說無法配送，只能自提。於是，我戴了厚厚的口罩，在空落落的街上騎車十幾里，馱回一摞書，這筆「國難財」幾次搬家已變賣不少，一套《先知三部曲》留存至今，偶有翻看。

後來買書幾乎都網購了。一來價格便宜，二來快遞到家。不過，也少了許多在書店翻閱的樂趣。

實際上，很多感悟正是在書櫃間東翻西找時突然冒出來的。而把書從書店背回家，

未來屬於誰

業繼續學習深造，最後都成為了各專業領域的骨幹或科研項目的領頭人，為國家科研事業發展作出了貢獻。

一名物理學女教授告訴我，當年她帶着孩子讀研，又當學生又當媽，其中艱辛外人是難以理解的。研究生畢業後，為了建立一個激光研究所，急需拿出研究項目的「乾貨」，她常常沒日沒夜地工作，在實驗室裏呆到凌晨兩三點是平常事。終於不斷地擴大了實驗成果，積累了建立研究所的條件，最後爭取到了資金，建成了一座又體面又實用的研究所大樓，令項目的研究有了長遠保障。

香港不少大學生熱衷政治，在無政府主義的暴動中充當着急先鋒。有的人充滿了對國家、政府、不同意見者的仇恨，不惜搭上

多少也有些儀式感。

寫到這裏，想起多年前拜訪一位鄉前輩。進門時，他不在家。夫人說他一早就出去了。候了個把小時，他推門進來，揚了揚手裏用塑料袋包着的一本書：聽說今天到貨，終於買到了。那是余秋雨的《霜冷長河》。

我與這本書的交情至今止於隔着鄉前輩手中塑料袋的一面之緣。鄉前輩滿臉的興奮卻常在眼前。現在到了各種購物節，「剎手黨」熬夜下單的勁頭也很足。不過，吾未見好書如好剎手者。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三、五見報



犧牲學業去成為某些政治人物的「炮灰」。這些人的無知無恥、失禮失德令人瞠目，也令許多愛護他們的人心疼和着急。未來顯然不會眷顧、也不會屬於這一類年輕人，除非他們幡然猛醒，踏上正途。

「教育需要撥亂反正」已是許多有良知的香港人的呼聲。香港的大學生或要從學習做人的基本品格起步，他們最起码要明白：一個人的前途就如上面科學家的命運，它不是空喊出來而是踏實幹出來的。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自己有着骨肉難分的親情，令她感到世上不再孤單。來自重慶的三妹，雖是三姊妹當中最樂天的一人，可是長輩卻擔心她如何尋覓歸宿，在茫茫人海中能否找到幸福。在家庭溫室成長的內地獨生子女，到底怎樣可以面對逆境和解決生活困難，仍然是上一代十分關心的議題。

《花》的故事有關倫理親情，同時藉着食物寓意人生的百般滋味。麻辣火鍋的味道非比尋常，並不是人人皆能接受，但若能嘗試辛辣，必定可以抵受人生其他辛酸。

文藝中年

輕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花椒之味》

我們有時會稱某些戲劇或電影為「通俗劇」，其實也並不是貶義，因為英語詞彙是Melodrama，即是Melody與Drama互相結合，意指該劇的情節和節奏充滿高低起伏，就如音樂的旋律一樣，予人蕩氣回腸之感。華語電影《花椒之味》亦可算是一齣成功的「通俗劇」。

講述兄弟或姊妹親情關係的電影不計其數，《花》改編自香港女作家張小嫻原著小說《我的愛如此麻辣》，卻是一個動人而節奏分明的故事，讓觀眾從頭到尾一直追看。三位同父異母的姊妹，在父親猝然逝世之後才互相認識。三姊妹將彼此之間的經歷重組，尋找父親在世時的人生體驗。另一方面，三姊妹亦相互扶持，協助對方重建新生，迎

接更美好的未來。

《花》的故事背景包含內地、香港和台北，對華人觀眾特別容易產生共鳴，而且亦能令年輕觀眾反思自己的當下處境。

大姊是香港的職業女性，工作繁忙但是經濟自主，不用倚賴男性而可生活逍遙。然而，大姊雖與父親同住，卻因為以往的嫌隙而沒有關心在世時的父親。她對父親的感情，以至於父親苦心經營的麻辣火鍋店都十分陌生，最後由另外兩位姊妹幫助之下，走出了自己的新生。

台北出生的二姊，從少知道自己沒有生父，只能隨着生母一起與後父生活。二姊的無根個性源於她欠缺血濃於水的家庭關係，其後她與香港和內地的姊妹重聚，頓然發現

《拾穗者》

身為巴比松畫派的創始人之一，讓·弗朗索瓦·米勒的《拾穗者》毫無疑問是其標誌性農民生活題材的集大成之作。日落時分，在遠景一群忙碌的收割者與滿載而歸的貨車映襯下，近景處三位頭裹不同顏色頭巾的農婦正迎着夕陽在一片已被收割完畢的金黃色麥田間全神貫注地彎腰拾起收割者遺漏下的麥穗。和老彼得·勃魯蓋爾略帶幽默地呈現鄉間生活所不同，米勒筆下的農民是嚴肅而深刻的，且兼具普桑作品中莊嚴與沉靜。畫作構圖簡約主題鮮明、人物動作樸實無華、既無複雜的隱喻也無悲慘的暗示。畫家精準地記錄下他在巴比松田間漫步時捕捉到的法國農民生活中極為普遍的習慣；並賦予這些雖

身處社會底層、貧窮卻不失尊嚴的平凡勞動人民充滿詩意的讚頌和發自內心的同情。《拾穗者》並沒有創新的技法或表達方式，其重要性在於他的動機與載體——去主觀選擇描繪那些被當時學院派沙龍組織者所鄙夷的、被視為並不高尚的當代社會底層人群。

《拾穗者》於一八五七年巴黎沙龍展中一經亮相便飽受質疑。米勒也憑此作被劃為寫實主義運動的旗幟之一，和庫爾貝一同成為了挑戰主流審美及學院規則的先行者。而當畫作和包括《晚禱》在內的共九幅作品一同參展一八六七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之後，米勒的藝術才最終獲得應有的認可。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甚至將《拾穗者》中的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貓與老人

職業習慣讓我一般都會攀談幾句。那時小傢伙總抱怨怨容講話聲音太大，可是如今，他反倒是懷念起來了。

「街頭活動讓他們感覺不安全，當然就不會來了，日子久了，店舖撐不下去就會關門了。」聽我說完，小傢伙狡黠地笑了，「也不只是講話很大聲的那些人啦，我們約好了出來爬山，也拖了這麼久。你也害怕的，對不對？」我啞然。

我當然害怕。誰知道會不會冷不丁地吃上一記從角落裏鑽出來的冷棍？誰知道會不會早上出了門交通還正常，而到了下午想回家的時候交通統統停運

一聲嘆息

弘毅兄是我的好朋友，太太派駐美國工作，平常他一個人在香港帶孩子，有時候忙不過來，我就會去幫幫忙。「鄰家有初長成」，不知不覺中，小傢伙已經長成了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小少年。所以，當上個周六我帶着他去行山時，感覺經過了一個暑假他的個子又蹶高了許多，言談舉止也沉穩了不少，不禁替弘毅感到高興。

要說這行山，其實暑假前就和小傢伙約定好了。但考慮到安全，就一直沒

有成行。從飛鵝山上下來，我和小傢伙都想去山下那家熟悉的小店舖吃碗豆花，熟料小店已經歇業。小傢伙在寫着「結業了」三個字的牌子前，站了很久，眼睛裏寫滿失望：「這裏的豆花很好吃，怎麼就結業了？」我說客人少了、生意不好，老闆就只好去幹其他生意了。

小傢伙又問：「之前不是有很多講話很大聲的團客來嗎？」我愣了一下，然後恍然大悟，他說的是內地來的團客。之前曾帶他來吃豆花，遇到內地遊客

作？誰知道我不小心穿錯了衣服會不會被誤認為是隊友或是敵人？我更擔憂香港的經濟。那每一個歇業的店舖背後，都是一個本應該過或許辛苦但穩定安樂的小家庭啊。他們現在如何了？那些在店舖裏打雜的工人們又以什麼維持生活呢？想到這，我不禁一聲嘆息。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